芝峯類說

九之十

文章上　唐詩
詩
詩法
詩評
御製詩
古樂府
古詩

芝峯類說卷九

文章部二

詩

大戴禮云黃帝樂曰雲門樂章曰詩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詩之名始此

古人云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栢梁四言起於漢韋孟六言起於漢谷永三言起於晋夏侯湛或云五言始於五子之歌七言始於茅仙之謡余謂五言如舜歌元首叢脞哉七言如擊壤謡帝力何有於我哉是也至於詩三百篇中有五七

熟精

四六三言各體俱備且詩曰盧令令其人美且鬈乃三五言也古詩中三五七言無亦效此歟

西京之文至武帝時盛矣司馬相如以詞賦子長以史才董仲舒以儒學著名而至于詩則讓于蘇李夫陵李廣之孫武蘇建之子俱出將家而能為五言詩之祖偉矣哉

唐人作詩取材於文選故子美之詩多用選語其曰早從文選理者是也至於李白無敵之才不群之思宜自出機杼似無籍於前作而今見古詩類苑及玉臺新詠其樂府題目率皆効之意語亦多有

相襲者

王世貞言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歧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余謂非獨西京建安凡詩文皆然若不如此則未可謂至者也

詩法源流曰詩者原於德性發於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此言是

嚴羽曰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

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又詩評曰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其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以此觀之學力固難而妙悟尤難

王沂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有唐調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黃陳詩法杜甫號大家其調艱澁不見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又曰宋人主理作理語教人人不復知詩矣此言似當深省

葉夢得曰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性情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言語雖工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

此言是

劉貢父云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由此觀之今人於詩無積久之功而欲自名家豈非可笑

古人曰詩以意為主又復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余謂此千鍊成句百鍊成字者也故曰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又曰吟安一箇字撚斷幾莖鬚為詩之難如此

詩以含蓄天成為上雕鎪恠險為下如李義山佳矣而斧鑿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李長吉奇矣

卿

而眩幻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嚴羽曰律詩難於古詩絶句難於八句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五言絶難於七言絶信矣

嚴儀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無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可謂善形容矣

楊萬里曰太白詩僊翁劒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此言可謂善諭矣

詩人玉屑曰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

究此足為斷案也

宋張戒云柳州詩精矣不若退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不能強也此言却是

前輩言目前景物自古及今凡經幾人道今人要不蹈襲故有終篇無一句可解者盖欲新而反不可曉耳余謂為文者宜知此病

唐人作詩專主意興故用事不多宋人作詩專尚用事而意興則少至於蘇黃又多用佛語務為新奇未知於詩格如何近世此弊益甚一篇之中用事

過半與剽竊古人句語者相去無幾矣

詩句中語録如老杜用有底遮莫生憎不忿李白用耐可阿那似箇等字之類至白樂天尤喜用之即此求之非但詩爲然如尚書中誥文用時俗之語故今難强解處多盖誥體自如此

朱子曰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杜詩云致遠思恐泥東坡謂此詩不足爲法此可見評論之至公而今人於古人之作不敢議其疵病少有指點則人輒詆以愚妄何也陳后山以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馬史即此觀之子瞻非特不好馬史亦

不犯杜詩者也

羅大經曰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余謂以詩為學者有意於詩者也以學為詩者無意於詩者也有意無意之間優劣判矣

王弇州云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意融而無迹今之操觚者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鬯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闊視曰吾何以盛唐為哉余謂此言正中時病弇州盖以盛唐為則而亦未至焉者也

世謂李白以詩為文故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韓愈以文為詩故曰破屋數間而已矣然余按李詩有云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此亦詩而文者韓文云夫子至今有耿光此亦文而詩者

評詩古人盡之殆無餘蘊若悉取諸家詩語深潛玩索則當有所得至於神而化之之域則須是頓悟

大抵詩道難以言語相喻必自知然後可也

人言知詩難於作詩此説近矣然嚴滄浪評詩其見儘高妙而所自為詩乃平平耳是則作詩尤難

周後叔能詩而有求者則不應曰吾徇名而營思以浯虛喪吾實不為也此意甚是夫弊人精神以耗眞氣詩魔之為也其或遇興為之則可矣豈宜徇人而喪吾實乎韓昌黎云可憐無益費精神不惟費且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牧隱詩曰文非西漢未為古詩到建安方是高此公儘有所見矣余於五經外好莊子司馬子長詩好建安以至始唐盛唐而中晩以下則唯取其警句而已第少而懶廢壯而病廢今且老矣雖心好之不能專精致力為可慨耳

李容齋鄭湖陰詩大抵學蘇黃者也湖陰問曰人皆謂余學蘇黃而不謂公學蘇黃何也容齋答曰君用其文字故人見而易知我取其意格故人不知之湖陰伏其言

我東詩人多尚蘇黃二百年間皆襲一套至近世崔慶昌白光勳始學唐務為淸苦之詞號為崔白一時頗效之殆變向來之習然其所尚者晚唐耳不能進於盛唐豈才有所局耶

詩文不必用古語而時有暗合者余嘗有松都詩曰荒墟老木知後考呂覽云喬木知舊都又有詩曰

宅近南山鳥語多後閱堯山堂外紀云王僚鳴笳引騶訪王僧佑僧佑稱疾不出贈以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又詠西子詩曰平吳畢竟知誰力種蠡休論第一功後見鄭獬詠范蠡云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即合鑄西施語意相符可怪

詩法

嚴滄浪曰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又曰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此可為

初學者之法也

詩家有往體有近體往體即古詩近體即律詩又二韻近體今絶句四韻近體今律詩也

古之詞人以筆為戲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成八韻者謂之八音詩用建除滿平等十二字者謂之建除體用鳥獸草木者謂之演雅體迴復押韻者謂之迴文詩又有卦名藥名數名州名六甲離合等詩六朝以前此體最多然類俳不足效也

絶句者一句一絶如陶淵明春水滿四澤杜子美兩個黃鸝鳴翠柳二詩是也南史劉昶為斷句詩蓋

即絶句以是爲題目耳按古詩類苑春水滿四澤
非渕明詩乃顧愷之之作云
七哀詩起於曹子建王仲宣如言五噫四愁之類也
老杜八哀則所哀者八人王思禮李光弼蘇源明
李邕汝陽王璡鄭虔張九齡嚴武盖歎舊懷賢而
作也
晉傅咸作集經詩略曰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
思我言斯服此盖後世集句之始
扇對格者以第三句對第一句以第四句對第二句
也如杜詩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

穀貴沒潛夫李詩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唐詩中此類甚多

温公詩話曰唐人賡和有次韻用韻依韻次韻是效其次第韻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依韻同在一韻中爾按次韻之作始於元白而盛於趙宋我國則尤以華國為重故爭尚此法如舉子習科業者之為豈曰詩哉

詩家所謂正格乃第二字側入如天上秋期近之類是也所謂偏格如回更山吐月之類是也唐人多用正格杜詩用偏格亦十無二三然古人於詩盡

出於自然非有心於偏正也

詩有假借格如孟浩然詩庖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杜子美詩枸杞因吾有鷄栖奈爾何以枸對鷄張子容詩樽開栢葉酒燈落九枝花以栢對九佳矣然更有吾詩聊開栢葉酒試奠五辛盤盖襲用此耳

杜飲中八仙歌疊用船眠天字三用前字說者以為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故疊韻無害亦周詩分章意也此言然

王世貞曰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

為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信哉斯言也

王弇州曰勿和韻勿拈險韻勿用旁韻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可為法

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謂之十字格如唐詩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聊因送歸客更此望鄉關是也

嚴滄浪曰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余謂非特五言絕句至於七言絕句

一律詩古詩大抵然矣

唐汝詢曰唐人詩中有絶類楚詞者如李白鳴皐摩詰山中人之屬語既參錯調亦不倫又退之琴操有通篇四言者高氏並目為七言古詩失制殊甚此言是

王摩詰律詩酌酒與君君自寛人情飜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劒朱門先達笑彈冠云云岑嘉州詩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云云王世貞以為皆拗體以此言之今人知用字平仄之為拗體而不知用

律平仄之為拗體也

王世貞言摩詰七言律一二首外多用仄法不足學也此言似然矣

古詩有七平七仄梨花梅花參差開七平也有客有客字子美七仄也韓詩中亦有此體蓋詩之變也又有五平五仄如李白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是也詩家多有此體

羅大經曰詩用助語如老杜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有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妥帖

云云余謂如此句法後生效之恐有刻鵠之譏夫巳多乎道

羅大經曰杜陵有全篇用俗語者不害爲超妙如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欲顚狂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効此體痛快可喜云余謂以此格爲超妙痛快則不可知也

杜詩糝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楊愼以爲此句法不雅而後人多效之按梅聖俞詩南隴鳥

過北隴畔高田水入低田流蓋出於杜而似村童俗語恐不必効也

王維律詩門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謂之當句對蓋以門外對屋裏東家對西隣他詩家此法亦多有之

七言詩以上四下三成句而韓昌黎詩曰雖欲悔舌不可捫又曰落以斧引以纆徽嗟我道不能自肥乃變體之變者恐不足學也

韓昌黎詩多押險韻殆不遺一字所以示奇也唯元和聖德詩雜用語御慶遇駕箇馬禡有宥韻此日

足可惜詩散押東冬江陽庚青韻亦猶兵家用奇奇正雜出乃所以奇也

詩人例有喜用文字昔鄭谷好用僧字許渾好用水字魏野好用鶴字今東五山天輅好用釵字十居八九且如李白喜作游俠詩王建喜作樂府溫庭筠喜作艷體亦其所尚然也

陶淵明詩多用酒字白樂天詩二千八百首其使酒字者九百首亦見其為人樂易也

白樂天詩云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杜樊川詩云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又四百年炎

漢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又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況恩亦變體之變者中唐以上人所不道也

詩用疊字古人不以為嫌最忌意疊如蘇子瞻律絕中疊使數字者多矣至於杜韓兩詩疊押韻字此則不為病唯觀作句工拙如何然語其精則恐亦不免小疵耳

王世貞曰子瞻多用事從老杜五言古詩排律中來魯直用拗句法從老杜歌行中來信斯言也宋以後詩槩以老杜為祖耳

集句詩者摘古人詩句而湊成者也自王荊公始倡之有曰相看不忍發慘憺暮潮平欲別更攜手月明洲渚生甚可喜黃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文天祥及前朝林惟正多效此體然不足法也

古人為詩首句或押旁韻而篇中則絕無散押者我東詞人雖絕句多用旁韻余甚病之王世貞以勿押旁韻為戒學者不可不察

凡詩賦冒頭云者先於起句遠引他事而累句以後方入題語謂之冒頭今人以起句雙脚語為冒頭

此說未必不曉
格律尹相之
不曉反復服
膺

則失矣

凡為詩者貴乎自得而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唐以上人意趣自高欲卑不得宋以下人氣格自卑欲高不得是知天稟自然不能易也尹海平柳西坰嘗言於詩全不曉格律余謂詩舍格律何以哉於二公之言竊有疑焉

五言排律始見於初唐而杜子美為一百韻至高麗李相國奎報為三百韻七言排律始見於盛唐而皇明張天使寧為六十韻至近世車五山天輅為一百韻可謂尨多矣然中多疵句不足稱也

詩評

詩三百篇古矣漢魏近古而質矣二晉質變而文矣梁陳文變而靡矣至于唐則彬彬矣宋則又變而衰矣

詩話曰得之天生者無痕得之人為者有迹余謂如謝康樂池塘生青草園林變鳴禽一句細味之則知此言矣

王弇州言王籍鳥鳴山更幽是儁語第合上句蟬噪林逾靜讀之遂不成章耳鳥鳴山更幽本是反不鳴山幽之意王介甫復取其本意而反之曰一鳥

不鳴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槩如此又古人謂風定花猶落靜中有動鳥鳴山更幽動中有靜為佳此言是按王籍蕭梁詩人風定花猶落亦梁謝貞詩也

陰鏗詩大江靜猶浪杜詩曰江流靜猶湧鏗詩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杜云薄雲岩際宿殘月浪中飜鏗詩中川聞棹謳杜云中流聞棹謳鏗詩花逐山下風杜云雲逐度溪風老杜祖襲前作如此

莊周放言譏侮孔子而後人多襲其語如王績云禮樂囚周旦詩書縛孔丘李白云鳳歌笑孔丘杜子

美云孔丘盜跖俱塵埃不幾於侮聖人乎杜則又
甚焉
明人以杜審言毗陵震澤九州通沈佺期盧家少婦
鬱金堂二詩為七言律之首以余臆見則沈佺期
詩東郊暫轉迎春仗上苑初飛行慶杯風射蛟氷
千片斷氣衝魚鑰九關開林中覓草纔生蕙殿裏
爭花併是梅歌吹銜恩歸路晚棲烏半下鳳城來
尤似佳矣嚴滄浪云唐人七言律當以崔顥黃鶴
樓為第一而唐詩品彙云崔顥律非雅純豈不難
哉

堯山堂外紀唐中宗幸昆明池沈佺期宋之問應製賦詩命上官昭容評之曰二詩工力悉敵而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才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沈乃厭伏云今見全篇則宋作頗勝況落句佳絕乎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子美云江月去人只數尺羅大經以為浩然渾涵子美精工余謂子美此句大不及浩然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後人以旨子嘲之余謂浩然生既不遇

於世死又被盲子之誚亦見其窮矣
李白樂府曰獨漉水中泥水深不見月不見月尚可
水深行人沒此詞句法出於戲語而有愛人之意
為可喜耳山谷效之曰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
牛礪角尚可牛鬭傷我竹人以為佳然所愛者石
與竹耳詩格雖同而用意相遠如此此可辨其高
下矣
李白詩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山谷用之曰人家
園橘柚秋色老梧桐王世貞謂此只改二字而醜
態畢具點金作鐵手也斯言非過矣

李白集中笑歌行悲歌行及懷素草書歌說者以為非太白所作按懷素錢起之甥起雖天寶時進士而懷素必是後出與太白恐非一時笑歌悲歌兩篇尤不近似說者之言信矣按王弇州集曰懷素姓錢然錢起本集有送外甥懷素上人詩所謂姓錢者非矣

左傳繞朝贈之以策而李白詩曰臨行將贈繞朝鞭史記符堅謂投鞭可斷而杜牧詩曰符堅投箠更荒唐其以策為鞭以鞭為箠未知如何

李白鳳凰臺詩起結兩句全襲崔顥法篇二聯是尋

常懷古語且與五言詩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
同意第三聯視晴川歷歷漢陽樹太不侔矣且既
曰江自流而又曰二水中分似疊余妄謂李白此
詩雖不作可也

李白作永王東巡歌褒揚太過有曰我王樓艦輕秦
漢却似文皇欲渡遼又曰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
談笑靜胡沙意不識永王之為人而推許如此其
志大才疎可知迫脅之辱夜郎之竄蓋其自取也
歟

杜子美送人迎養詩曰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

入饌來楊用脩以為此句用孟宗姜詩事青青學
自好白白近俗韋蘇州送人省覲詩云沃野收紅
稻長江釣白魚杜不如韋多矣余謂用脩所見似
是但韋詩紅稻白魚皆是泛說則恐不如杜之用
事襯切矣

杜詩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春
風柳上歸王荊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煖樹歸此
三詩皆用歸字而古人以荊公詩為妙甚余謂不
然老杜巧而費力荊公欲巧而尤穿鑿李白為近
自然

藝苑卮言曰杜詩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頗無聞
訛爲韻所拘耳余謂世間一種人不解利病槩謂
古作皆善并其不好處好之摹以爲法惑矣此等
疵病今人指摘之則必無信之者矣

杜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古人以爲絶唱宋
詩云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語意似巧而氣力
欠健又東人有金剛山一句云地勢北高山不盡
天容東闊海無窮人或稱佳然乃是兒稚語無足
掛齒牙耳

小說云王維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文苑英華

集中句也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至以好竊人作譏之按嘉祐乃維後輩人維豈至於生吞活剝者乎恐不然矣楊升庵集引青吏子白柳者夏木也以夏木蓋謂柳也

杜詩曰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其語近俗須叢洪志誠博洽於書而不善屬文嘗有詩云明月皎皎卧盜賊世皆笑之蓋學杜而誤者也

此不只為文也正是不博洽者也

杜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又曰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此古今詞人所以重知己也余於脫

年益覺此句爲有味每一唱三歎未嘗不以少陵爲異世知音也

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絶句古人言非其所長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絶外七言律不滿數首亦不甚警絶長篇則全無所傳王昌齡之於七言絶句亦獨至者各體不能皆好矣

王弇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八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嚴此則與杜而抑李也又曰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此則與李而抑杜也又曰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不足多法此則

兩抑之然弇州於李杜揚之者固多矣今不盡録

杜甫北征詩李白天上白玉京詩韓愈南山詩古今長篇中最為傑作而反復詳味則李詩氣力不及北征雄渾不及南山乃知尺有所短耳

杜子美岳陽樓詩古今絶唱而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與上句不屬且於岳陽樓不相稱陳簡齋岳陽樓詩人亦膾炙但簾旌不動夕陽遲語句似餒且登臨徙倚憑危及夕陽欲暮等語似疊

早朝大明宮詩古人以岑參為第一王維為第二杜甫為第三賈至為第四余謂四詩俱絶佳未易優

勞若言其微瑕則岑參篇轉皇州春色闌似餘而連用曙曉二字且花迎劍佩一聯好矣而星初落三字似不襯矣王維詩疊使衣色字且翠雲裘冕旒袞龍等語似疊矣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既曰五夜則似不當言曉且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工則工矣但於早朝似泛矣賈至詩首句甚佳而劍佩聲隨玉墀步一聯似鬆矣大抵四詩結句皆用鳳池所謂和也杜作乃用鳳毛以結之最妙余僭論至此不敢質言故着六似字以俟知者

盛唐人中賀知章儲光羲元結之詩最奇古視一時
諸作頓異

權韠言唐人七言絶句以許渾勞歌一曲解行舟爲第一五言絶句以宋之問卧病人事絶爲第一余謂權生似不知唐者夫許丁卯在晩唐非高手之問此詩本五言律而唐音截作絶句恐氣格不全按李滄溟王弇州皆以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必有所見耳

自古詩人詠銅雀臺者多矣如唐詩西陵日欲暮是妾斷腸時最號絶唱而王世貞詩曰誰同漢武帝

還向茂陵游本朝林子順詩曰畢竟西陵七十塚不知何處望君王用意亦新

杜詩曰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註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指禁中也余謂以漢書非鞭血之地為用事則似不成語杜詩中如此强造處多矣

王昌齡詩曰秦時明月漢時關後人以為此詩在有意無意間為絶唱按明月盖關名楊炯詩心馳明月關是也如明月樓明月峽明月溪之類

古人謂李白為仙才李賀為鬼才又謂李白為詩聖

杜子美爲詩史胡宗愈言杜子美凡出處去就悲懽憂樂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故謂之詩史余謂詩而爲史亦詩之變也

歐陽公言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云云夫李白之蜀道難視廬山高懸絕而樂府諸篇亦非他人所能及而歐公自許如此豈誠醉語耶

嚴滄浪曰大曆以來高者尚入盛唐下者已入晚唐晚唐下者以有宋氣也唐與宋未論工拙直是氣

象不同諸名家亦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滄浪於此似有具眼者

藝苑巵言曰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是壓卷然兩字俱難易云以此觀之詩中用疊字亦未免為瑕病耳

楊慎曰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喻鳧詩鴈天霞脚雨漁夜葦條風上句絕妙下句大不稱所以為晚唐也此言是

韋應物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宋人

極稱其佳而李攀龍甚不取未知如何豈以格調
非唐故歟
元微之連昌宮辭王弇州以爲勝長恨曲余謂弇州
此說盖以氣格而言然樂天長恨歌摸寫如畫可
謂曲盡二詩優劣恐未易言
或言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是
則明皇迫於軍情不得已而誅楊妃也措語太露
不若北征詩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
衰中自誅褒妲余謂此說然矣但謂之長恨歌則
記事不得不如此唯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

捨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自無輝光似太露不及白詩猶為渾全也且杜詩䟽曰褒妲則夏商改作商周是矣

王世貞曰韋左司平淡和雅為元和之冠至於擬古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配陶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古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余謂弇州此言實有所見矣韋是中唐作者而指為元和之冠者白居易元微之諸詩號為元和體故云

孟郊及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人以為前途不遠皇明楊士奇少時有詩曰不嫵

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人以為必將遠到云余謂孟詩氣象太迫無復餘味固知其然矣楊作頗有貪榮冒進底意思豈亦大耐官職者耶

杜牧之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余謂少杜此言蓋有所見而其自為詩亦多艷體媟語何也

王弇州曰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余謂弇州取氣格故評論如此世之人有捨盛唐以上而追慕許鄭以下竭力馳騁為一不可

幾及者其可憐已

張籍節婦吟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王弇州以此為能怨余謂詩語近蕩崔女詩曰獨恨妾身生苦晩不見檀郎年少時此則幾矣

劉夢得金陵懷古云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甚愛此句曰後之詞人不復措手矣余謂此句非甚警絶而其推許至此何耶

韓昌黎大行王右挽詩云鳳飛終不返劒化會相從王安石以為此非臣子所言近於黷也余謂此言果是以昌黎而有此病何也

唐劉駕早行詩云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東坡效之曰馬上兀殘夢不知朝日昇溫庭筠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歐陽公甚愛之有詩曰鳥聲茅店雨柳色野橋春細味之工拙自見其兀殘夢之兀字後人有譏之者是矣

韓昌黎元和聖德詩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柱揮刀紛紜爭剚膾脯其摸寫如此極盡蓋以示一時反側之徒而但誅及赤子非所以為訓亦非所以形容聖德之意未知如何

李商隱詩曰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鶴林玉露以爲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余謂壽王心事未必然矣而强探隱微筆之於詩如此非君子忠厚之意也風人之體豈若是乎

鄭谷詩春陰妬柳絮月黑見梨花陳簡齋詩曰暖日薰楊柳春風醉海棠意味工拙太相懸絶此唐宋之辨也

古今爲望夫石詩多矣而前輩獨以顧況山頭日月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爲第一按小說云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詩意用此

古人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二子尚然況其下者乎

李商隱華清宮詩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秪教天子蹔蒙塵審此詩意則必如幽王之禍然後爲快也雖詩格尚新而辭旨未穩非唐世臣子所忍道者杜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乃仁人君子之言也

李商隱詩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云云此詩世所稱誦而觀其句語不甚承接徒聞

與空聞此生與此日亦字疊未穩

温庭筠詩曰香燈伴殘夢楚國在天涯月落子規歇滿庭山杏花此詩不言夢覺而平淡自然情境宛在目前甚可喜也

趙嘏七言律中唯長笛一聲人倚樓一句為古今膾炙而他作則無可觀王弇州言晚唐詩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亦信矣

唐人早行詩如劉滄殘影郡樓月一聲關樹鷄語非不佳而較諸温庭筠鷄聲茅店月則意味殆若天

壤
張祜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人謂絶
唱唐末有孫魴者継之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
塵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蓋自以為壓倒張作
矣其詩亦非不佳然頗費力不如張之近自然耳
唐陶雍鷺鷥詩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
知平唐白馬詩曰雪中放去空尋跡月下牽來只
見鞍明袁凱白鷺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
園尚未歸湯志中詩曰梨花院落只聞語柳絮池
塘不見飛此等詩語雖同而工拙不掩且袁凱詩

作白鴈則似勝

羅隱牧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曺唐以為詠女子障耳王建牧丹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余謂此乃詠美人也

唐詩曰古樹半邊春又曰老樹半空腹陳去非乃曰老尌半身濕細味之自有先後工拙而後人獨以簡齋此句為絕唱盖不知出於蹈襲尒

許丁卯詩宋人以為氣格早下然其最警句曰龍卧石潭聞夜雨鴈移沙渚見秋潮雖在晚唐決非宋人所能到也

李山甫詠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古人以為是破船詩羅隱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劉長卿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是無眼詩余謂此詩看不見為無眼聽無聲乃無耳也

昌黎之雄肆杜牧之麤豪長吉之詭盧仝之怪孟郊之苦賈島之瘦商隱之僻居易之俚庭筠之纖麗各盡其態然唐之詩體至是大變矣

李義山長篇最險僻難曉世常恨其無註脚大抵筆端窘澁且多用事而變換文字為之故如此自是

疵病不足法也唯平淮西碑詩一篇平易老健似
不出一手段
張戒云李義山杜牧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猶工五言微劣楊愼曰唐詩人中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余見世之學詩者多主樊川義山盖以七言律且以學杜故也
尭山堂外紀曰吴融嘗以百篇示李洞洞曰百篇中有一聯絶唱乃暖漾魚遺子晴游鹿引麛融不怨所鄙而喜所許云今見此句別非佳絶詩可謂難矣

揚大年不喜杜詩謂爲村夫子此語雖非通論亦必有所見耳然大年不喜老杜而獨喜義山何也

歐陽公謂夜半鍾聲到客船之句云夜半非鍾鳴時按墨客揮犀云余至姑蘇夜半聞鍾聲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鍾何足怪哉詩信不謬也王直方云南史丘仲孚讀書常以中宵鍾聲爲限則夜半鍾吳中故事也以此觀之評詩豈容易哉

韓魏公喜雪詩曰危石盖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其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若無余謂此詩尤

勝矣

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歐陽公以爲語新而屬對精切按郭索蟹行貌出太玄鉤輈鷓鴣聲余謂對則精切而句法猥俗唐人則恐不如是

荊公題石牛洞云水泠泠以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山谷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孤鳥倦而猶飛世皆稱佳然以余觀之荊公似矣山谷不似

前輩評王荊公詩曰祖淵明而宗靈運體子美而用太白其曰樵松煮澗水既食取琴彈清淡也月映

林塘淡風涵笑語涼華妙也地留孤嶼小天入五湖深高雅也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豪逸而從容也法度森嚴無一點可校云余謂王詩在宋最精巧有意味如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語非不工然氣格猶在晚唐下比之陶謝李杜則誠過矣

冷齋夜話山谷嘗稱荊公與客夜坐詩東坡山寺贈僧詩二絕云余謂各擅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荊公詩也白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〻雪打

容東坡詩也細味之則荊公無意東坡有意此可見優劣矣

后山曰蘇詩是學劉禹錫故多怨刺晚學李白其得意則似之然失之粗以其得之易也后山乃其門下人而評論如此可謂不阿所好矣又鞏豐東坡門人也亦言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其言信矣

東坡與陳履常趙景貺訪人有詩云夢回聞剝啄誰乎陳趙予時人以為句法甚新余則以為句法甚俗

蘇東坡詩集中四時詞最好可見其才高豪矣

嚴滄浪曰詩自東坡自出己意爲之畧不肯効些子氣味爲唐詩之一大變而詩至此亦大厄矣余謂滄浪乃晩宋人而所見若此何也

王弇州曰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余謂此可定其優劣矣聞弇州晩年㝡喜蘇詩與樂天云

東坡詩曰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古今以爲奇對然此爲四六偶對則好矣用之於詩則句法似俗而天機亦淺唐人則必不如是作句矣

山谷詩樂羊終愧巴西 按秦西巴人姓名倒作巴西
則未穩東坡詩記取儂家舊姓西 按東施西施乃
施姓謂姓西則謬矣
小說言二月辰日宜種瓜又月令糞田疇黃山谷詩
曰夏栽酴竹餘千箇春糞辰瓜滿百區此也又曰
糞壤能開黃玉花詩用糞字再見於山谷恐不免
太俗耳
黃山谷曰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意興於所遇景
物以爲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掃地
矣余謂此言甚善後人論詩惟務穿鑿失其本旨

者多矣如此之人不可與言詩者也

朱子語類曰近時人學山谷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山谷不好處又曰魯直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重疊煩絮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余謂此言政是俗學之弊也

陳后山喜用杜詩杜云昨夜月同行陳則曰殷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飛螢元失照杜云文章千古事陳則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陳則曰乾坤着腐儒杜云寒花只暫香陳

則曰寒花只自香工拙可卞

宋人詩曰杜曲花芳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時以為警句然較諸唐耿湋詩和風醉裏承恩客芳草歸時失意人大有逕庭

簡齋墨梅詩人以皐字韻為勝朱子曰不如相逢京洛渾依舊唯恨緇塵染素衣或者又以病見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蘂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初逢未敢憐為尤佳然以余觀之此詩皆有意味可詠而風調韻致大不及唐矣

簡齋詩萬里來游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余常喜

之杜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乃
知簡齋此句專出於杜而杜尤佳矣
按曹操疑冢在漳河上凡七十二冢范石湖詩曰一
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羅大經以此爲
絶句之妙余恐此言太過宋俞應符詩曰盡拔疑
冢七十二必有一處藏君屍尤足以破奸鬼之膽
楊愼曰朱文公感遇詩比陳子昂感興詩如青裙白
髮之節婦與靚粧袨服之宮娥爭姸取憐不可同
日語也王世貞以此言爲然
藝苑巵言曰嚴滄浪詩只得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

風生欲上潮一聯然晴暗二字太巧釋不如作空
江別浦差穩云其說是但別浦作脫浦則如何
李攀龍詠新河一聯曰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
瓠子宮王世貞極稱之以爲不可及而世貞亦有
詩曰連山盡壓支祈鎖逼漢疑穿織女機堯山堂
紀以爲此聯在滄溟之上余謂王詩氣力固儘然
句法未免矜持恐不如李之全完也
張天使寧遊漢江詩固佳作而唯望遠天疑盡凌虛
地欲浮一聯佳矣且濟川亭四空無窓戶而曰入
窓風月好似未穩

許天使國詩余天使之蕃謂非出於海岳之手乃頭目相公代製云未知是否李五峯嘗言皇華詩許國為第一祁順第二張寧第三余意張作不落第二必有能辨之者

唐皐天使路上馬蹶傾墜副使史道作詩曰皐學士風流山作戲狀元拜價馬難支山作戲盖用佛語而唐為狀元故下句云然甚佳

高麗崔斯立詩曰天壽門前柳絮飛一壺來待故人歸眼穿落日長程畔多少行人近却非或以近却非三字為未妥余謂此乃韓詩草色遙看近却無

之意亦佳但人字疊用
李奎報詩曰古石浪舂平作礪破船苔沒卧成橋鄭
士龍詩曰波囓醜石螺粘殼日射空梁鷺刷翎世
人皆誦鄭詩為佳妙而不知其語之初出於李也
李奎報初登第遊通濟院一聯曰蹇驢影裡碧山暮
斷鴈聲中紅樹秋此詩流入於宋大為中國人所
賞云余謂此聯別非警句而如此何也
李益齋詩紙被生寒佛燈暗沙彌一夜不鳴鐘應嗔
宿客開門早要看庵前雪壓松此詩蓋用李商隱
詩爐烱銷盡寒燈暗童子開門雪滿松而語尤佳

李詩之不佳不在不穩也

絶謂之青出於藍可也

昔有處士失其名題詩所居曰樵鳴谿外知山雨帆出峯頭見海風人有訪其居者不見風帆以爲非實語俄見片帆轉出峰頭乃知其妙以此言之詩者一不可容易論也

驪州清心樓題詠甚多唯牧隱捍水功高馬岩石浮天勢大龍門山號為絶唱近世李洪男詩乍白忽青拖練水似顰蹙還展畫眉山亦工矣但非獨清心樓他題詠皆可用之所以不佳也

浮碧樓練光亭百祥樓統軍亭皆關西名勝彼此優

劣人各異見未有定論其題詠之最佳者李穡浮碧樓詩曰城空月一片石老雲千秋金黃元登練光亭舊基詩曰危城一面溶溶水大野東頭點點山高麗忠肅王百祥樓詩曰草遠長堤青一面雲低列岫碧千頭柳成龍統軍亭詩曰日落青齊界雲横靺鞨山未知孰勝

洪春卿扶餘懷古詩曰國破山河異昔時獨留江月幾盈虧落花岩畔花猶在風雨當年不盡吹語意雖好而不盡二字恐誤以古詩不盡長江滾滾来野火燒不盡等語細究之則可知

許琮別董越天使詩曰青烟漠漠草離〻正是江頭送別時默默相看無限意此生何處更追隨天使見之垂涕云盖詩格不甚高而語意懇到故也權擘別陳天使詩曰不知後會期何日秪是相思隔此生柳根別熊天使詩曰江西海外前緣在天上人間後會難未知孰勝

金剛山題詠自古無可稱者鄭湖陰詩曰萬二千峰領畧歸簫〻落葉打秋衣正陽寒雨燒香夜蘧瑗方知四十非第二句乃尋常底語辭氣太餒且於金剛無一句相稱而人猶膾炙何也

鄭湖陰四遊亭題詠曰朱明麗景爍庭心簾額波光亂躍金午枕慵來開聽睫黃鸝飛下綠槐陰按春日謂之麗景而今曰朱明麗景則恐未妥且末句全用宋人黃鸝飛下石榴陰之句豈景與意會不嫌相犯而然耶

鄭湖陰七言律世多稱誦如錢塘曉望詩尤所膾炙而依舊靈胥怒尚洶蘇堤鷺擲柳陰濃洶字擲字皆似未妥且夜坐一聯曰山木俱鳴風乍起江聲忽厲月孤懸謊為絕唱而下句江聲忽厲與月孤懸似不相屬

鄭士龍詩云寒草萋萋塞日沉離歌均惱去留心向来制淚吾差熟今日當遮自不禁盖用義山詩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東風恐不禁之意此詩非不佳而作者便知非唐矣古人謂唐有别調者信哉

申企齋竹西樓題詠曰山外孤村步往還雪晴江路細漫漫田間鳥啄空林樂樓上人憑短檻看銀界遠連滄海濶玉峯高拱暮天寒前溪一夜層氷閣閑却漁翁舊釣竿世以為絶唱然上聯用唐詩花間馬嚼金銜去樓上人垂玉筯看下聯用杜詩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又首言江中言

滄海未言前溪此等處似不全好

林石川詩曰有客携妻子迢迢指海南黃昏来古渡碧水染新藍渙渙柳飛絮蕭蕭風滿衫平生驚世句性癖至今耽世以為絶唱其頸聯固佳矣但下聯衫字乃咸韻通押未穩尾句措語有病且不相接為欠

朴思菴釣臺詩曰還嫌尚父曾多事一下漁磯便不歸語頗腐淺温庭筠題渭上詩曰橋上一通名利跡至今江鳥背人飛乃知唐人語致高絶雖非盛唐未可輕議也

李栗谷以大司諫退歸田里有詩曰閶闔三章辭聖主江湖一葦載孤臣辭氣之間有和平之意鄭松江澈以直提學南歸時贈栗谷詩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盖其時與栗谷論議不合而云云即此而兩人氣象可見

宗室鶴林正慶胤所畫金剛山軸李鵝溪山海題其上盧蘇齋有詩曰跨鶴風流傾左海籠鵝文采擅東韓云云人多膾炙上句指鶴林下句指鵝溪然籠鵝二字斷章取義而謂之籠鵝文采則語句恐未妥

李純仁於詩專尚中晩唐故詞氣頗有清致所乏者雄渾耳有砥平題詠曰縣門春盡閑官吏日高衙唯此一句亦知其非宋矣金南窓玄成詩吏散閑庭初下鹿客來空館欲棲鳥亦自翩散

崔簡易岦於詩酷好后山常言詩須以用意為工我國人詩無意味所以未善也其三日浦詩曰三日清遊猶不再十洲佳處始知多海山亭詩曰四仙未有留名迹應負憑虛暫住還自以為平生得意句也然語意似晦而且未免拘牽具眼者當知之

崔簡易岦以能文差奏請質正官再赴京師蓋為宗

糸辨誣事也黃廷彧贈詩曰萬里之行一可已五年于此再何堪官仍質正亦推重事是疑誣須熟諳落筆文章妙天下當閑虎豹許朝叅歸来寶典貽星日看取聲名拄斗南此作人以為佳然格律不雅

崔簡易作天將李提督别章曰文從陸海潘江出字帶顏筋柳骨来此聯似好但李如松武人也文筆無可稱者措語過矣　以那七位

朴叅判民獻直齋石樓次韻曰樓前過鶯平看背水底游蝦細數鬚他押者皆不能及公有名當世於詩

全學老杜然觀其私藁中諸作殊不滿人意信乎
所見不如所聞

近世詩人或誤用古語如杜樊川云別風嘶玉勒別
風乃馬名而林子順曰別風愁紫塞歸騎逸青絲
陳后山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豊瓣乃中實也
如羅公遠嗅柑皆缺一瓣是也而子順曰清聖廟
前香可瓣誤矣

楊蓬萊送人詩曰倉頡謾為離別字秦皇胡乃不焚
之至今留滯人間世長見陽關去住時此乃優人
戲語而朴斯文慶先有詩云人間離別字倉頡爾

為之又效顰者也

李達洪州人副正李秀咸畜州妓所生者其詩為一時膾炙浿江詞次韻曰蓮葉參差蓮子多蓮花相間女郎歌歸時約伴橫塘口辛苦移舟逆上波橫塘地名恐於浿江不稱結句盖用杜詩村船逆上溪之語而波字未穩又田家詞曰田家少婦無夜食雨中刈麥林中歸生薪帶濕烟不起入門兒子啼牽衣寒食詞曰白犬前行黃犬隨野田草際塚纍纍老翁祭罷田間道日暮醉歸扶小兒逼唐可喜

李達從楊蓬萊客安邊一日覺其有厭意為詩曰行

子去留意主人眉睫間朝來失黄色夜坐憶青山
魯國鶢鶋饗征南意㕥還秋風蘇季子又出穆
陵開此作佳但去下二句則尤勝今見本稿黄色
作黄氣夜坐作未久似不妥
權應仁蠧石樓題詠曰漏雲微月照平坡宿鷺低飛
下岸沙江閣捲簾人倚柱渡頭鳴櫓夜聞多一時
林塘諸公亟稱賞以為逼唐云而今觀意格全不
類唐又有詩曰白鳥去邊惟有海青山斷處更無村
此則雖犯古句亦似佳矣
前朝人詩若李奎報之雄贍鄭知常陳澕之婉麗李

仁老李齊賢之精緻李穡之冲粹鄭夢周之豪邁
李崇仁之醞籍可謂秀出者而其中李奎報最大
手李齊賢爲近唐李穡於詩文俱善而李奎報之
文亦自豪健

國初以來遠接使詩世所稱道者容齋湖陰而頃年
熊天使化最許徐四佳云豈以其富贍故耶

我東人詩長篇最不近古近世唯尹潔飯筒投水詞
安璲疲兵篇似矣於文亦然近世唯崔岦序記誌
銘善矣

崔慶昌李達一時能詩者也其詩最近唐而但作句

多襲唐人文字或截取全句而用之令人讀之有若讀唐人詩者故驟以爲唐而喜之然其得於天機自運造化之功似少若謂奪胎換骨則恐未也本朝詩人不脫宋元習者無幾如李胄兪好仁申從濩申光漢號近唐而似無深造之功朴淳崔慶昌白光勳李純仁李達皆學唐其所爲詩有可稱誦者但止於絶句或五言律而七言律以上則不能佳又不能進於盛唐是其才學淵源本小而然不知者以爲學唐之咎可笑今世亦豈無一二用力於斯而優入始盛唐之域者乎具眼者能卞之

芝峯類說卷九

芝峯類說卷十

文章部三

御製詩

漢高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武帝秋風辭則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秋風辭則曰懷佳人兮不能忘其語同而所思不同又大風之終有安不忘危之意而秋風之末曰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有貪生歎老之意可見高武氣象之如何矣

古者詔命皆天子自製漢武賜淮南王詔令相如視

草是已文帝與尉佗書稱朕高皇帝側室之子非臣子所可道其為手贗明矣大明　高皇帝遺詔有曰朕起自寒微云云亦與文帝之言同一揆矣

曹操短歌行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古人以此為赤壁見敗之證然下句即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頗有餘韻矣其孫魏明帝步出夏門行效之云蹴迫日暮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只改數字而便覺蕭颯又下句云卒逢風雨樹折枝摧月盈則冲華不再繁其衰已不振亦於此

梁武帝詞有曰洛陽有女名莫愁十五嫁作盧家婦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云云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乃出於此堂字或作香字似是又按莫愁石城女子善歌張子容詩妙曲逢盧女以其善歌故云然莫愁似非一人耳

梁武帝歌云恨不早嫁東家王王盖王昌也崔顥詩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又李義山詩王昌且在東墻住未必金堂得免嫌又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是矣但王昌不知何代人

梁簡文帝雨詩云濆花枝覺重濕鳥羽飛遲杜詩花

重錦官城又冥冥烏去遲此也梁聞人蒨詩云林有鶯心鳥園多奪目花杜詩恨別鳥驚心此也

藝苑危言曰梁元帝詩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宋集中當爲絕唱隋煬帝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是中唐佳境余按唐明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翠屛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等句語亦佳卞知優劣如何

隋煬帝詩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秦少游詞云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蘇邁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皆出於煬矣帶或作戴或作載

唐太宗遼東山詩曰連山驚鳥亂隔岫斷猿吟斷猿不成聲也與斷鴈同但遼固無猿而曰猿吟何也天使董越開城府詩曰長空孤鳥沒落日野猿呼亦失之矣

唐玄宗早渡蒲關詩曰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又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此蓋用梁顏之推詩馬色迷關吏鷄鳴起戍人也宋璟為蒲津迎駕詩曰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又霞朝看馬色月曉聽鷄鳴乃玄宗一時之作而其相犯如此且璟詩變着數字而氣象便自不同

白樂天卒宣宗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苐三聯曰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按琵琶本作批把琵音弼其長恨琵琶二作膾炙一時可知

宋徽宗賦一聯曰日射晩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翌年金兵犯闕乃詩讖云

大明高皇帝新月詩曰誰將玉爪搯長空萬里山河一樣同映水有鉤魚怯釣啣山無箭鶴驚弓清光未放雲霄外素影遥分宇宙中輪滿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照無窮

大明高皇帝御製松都懷古詩曰遷遺井邑市荒凉
莽蒼盈眸過客傷園苑有花蜂釀蜜殿臺無主兔
為鄉行商枉道從新郭坐賈移居慕舊坊此是昔
時王氏業檀君逝久幾更張按此權近奉使時
御製以賜者也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 大明
高皇帝戒石銘頒行各府州縣者按小說云本蜀
孟知祥之辭也
建文帝兒時詠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掐作碧天痕影
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見之不悅蓋以影

落二字為不吉云余謂此起句襲用太祖新月詩
誰將玉爪搯長空之句而曰影落江湖則與其所
作流落江湖四十秋語意相同其兆已見於此惟
蛟龍不敢呑一語似得免害矣

建文帝削髮被緇雲遊四方正統五年自歸號老佛
有詩曰流落江湖四十秋歸来不覺雪盈頭乾坤
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
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呑聲哭
未休又嘗有詩曰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
龍袍云云

大明仁宗皇帝觀象奕詩曰二國爭强各用兵擺排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帝王家氣象可見

世傳嘉靖　皇帝送毛伯溫南征詩曰大將征夷膽氣豪腰懸秋水鴈翎刀風吹金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元有種穴中螻蟻莫能逃太平須詔回轅日親與將軍脫戰袍按堯山堂外紀以爲　高皇帝賜都督楊文詩王世貞以爲宋哲宗送大將征夷詩未知孰是

唐彙中所載新羅真德王織錦詩高古雄渾比始唐諸作不相上下是時東方文風未盛乙支文德一絶外無聞焉而女主乃爾亦奇矣

尭山堂外紀高麗國王徽與契丹爲隣苦其誅求一夕夢至京師備見城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京華地可惜中宵漏滴殘乃遣使朝宋時元豐初云未知此說本出何書按徽高麗文宗名

太宗大王詠圓扇詩曰風榻倚時思朗月月軒吟處想淸風自從削竹成圓扇朗月淸風在手中

成廟日三朝 三大妃日三御經筵而每引月山大
君入內曲宴出則簡札酬唱無虛日有賜氷詩曰
新氷初嚼水晶寒兄弟情親忍獨看盖其友愛天
至想見於文字間矣
萬曆戊子奏請使俞泓奉 皇勑及宗系改正會典
以還山海關主事馬維銘贈詩曰國王恭帝命貢
獻獨虔誠曉騎隨秦驛宵驂度漢營上林瞻繫鴈
長樂聽啼鶯歸去無煩頌 天朝自聖明使還奏
之 上命玉堂銀臺及承文提調各和韻以進唯
李尚弘一聯喜氣長陵樹歡聲太液鷗外無可稱

者乃下
御製曰宗祊今始正眞謂是予誠列祖仍曾積諸臣
悃幾營恩沾同大造歌鐃及流鷺頎守區區志千
秋戴聖明時群臣請上尊號故結句云然
萬曆己丑閔應麒爲王子師傅　宣祖大王手書御
製二詩于扇面以賜之詩曰箋注成來辨說繁幾
多今古俗儒喧君看一片靈臺裏只是眞空不待
言又撫劒中宵氣吐虹壯心曾許奠吾東年來事
業邯鄲步回首西風恨不窮
壬辰大駕西遷時人傳　御製詩曰國破家亡日誰

能郭李忠去邠存大計恢復仗諸公慟哭關山路
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尚可更西東

古樂府

古樂府有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已定不可妄求
也

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樂府序云朝鮮津卒霍子高
妻麗玉所作此詞載於古樂府而我國無傳者可
惜

白鳩篇吳人患孫皓之虐政思歸晉也一曰白符鳩
劉禹錫經檀道濟故壘詩云秣陵諸士女猶唱白

符鳩按南史時人歌曰可憐白符鳩枉殺檀江州
古樂府白紵歌曰質似輕雲色似銀製以為袍餘作
巾杜詩光明白氎巾樂天詩青筇竹杖白紗巾按
管寧着白帽山簡着白接䍦謝萬着白綸巾唐六
典王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帢白帩之類古人通
服可知
古樂府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
取腹中書按稗史言漢世書札相遺以絹素結為
雙魚形選詩客從遠方来遺我雙鯉魚即此也下
云烹魚得素書亦譬況之言非真烹也此說似然

古樂府有踏歌行李白詩云忽聞岸上踏歌聲此也按說郛教坊記曰踏謠出於北齊以其且步且歌故名

北齊斛律金不解書作勑勒歌曰勑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其詞古質可喜

古樂府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又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王弇州言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余則謂趨字大不及以字矣

古樂府焦仲卿妻詩曰新婦入青廬按仲卿廬江小

吏也酉陽雜俎北方昏禮用青布縵為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行禮云以此觀之仲卿妻蓋北朝人故用北方昏禮也

按古樂府曰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夫還期在月如破鏡時也古詞邊月破鏡飛乃出於此杜詩云悠悠邊月破註月破謂月將盡也然韓詩云新月憐半破乃月未滿時也樊川亦云半破前峯月凡言月破蓋謂半缺或言破鏡半月也謂半月當還也

古樂府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駱賓王詩君心

不記下山人盖用樂府語也又事文玉屑曰詩云
欲以離別意獨向蘼蕪悲言去婦思故夫也
古樂府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
持一杯以與觀之今俗飲酒先酌主人盖亦古矣
古樂府云浮瓜沉朱李按本草曰瓜沉水者殺人又
延壽書曰李不沉水者毒盖古者浮瓜沉李以是
故歟古賦曰浮甘瓜於清泉劉禹錫詩賜氷滿盌
沉朱實朱實指朱李也
古樂府曰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墮井一
去無消息信即使也今以書札為信則非矣

古樂府曰彈去烏臼鳥又風吹烏臼樹陸龜蒙挑菜詩曰行歌每依鴉舅影挑頻時見鼠姑心韻府云鼠姑是牧丹鴉舅亦當時木名黄山谷詩曰鵶舅頻強聒韻府云鵶也唐類函云荊州有樹名烏臼臼與舅同音盖一義也

李頎樂府歌曰朝吟左氏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按左太冲有嬌女詩司馬相如悦文君得痟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以至死云

韻府群玉云望江南樂府曲名亦曰夢江南唐李衛公撰也又小説曰望江南李太尉為亡姬謝秋娘

作衛公太尉皆謂德裕也余按隋煬帝有望江南詞非始於德裕矣

嚴滄浪云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車復元云昌黎碑銘文字甚奇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此言亦是

李東陽曰漢魏間樂府歌辭質而不俚腴而不艷有古詩言志依永之遺意嗣是以還作者代出然或重襲故常或無復本義李太白才調雖高題與義多仍其舊迄至於今此學之廢亦久矣余謂此言是但其所自為擬古樂府諸篇雖或有警句未免

俳優強作之態決非本色王世貞云李文正為古

樂府一史斷耳

樂府漢魏尚矣齊梁以上工矣唐則唯李白最佳降而宋則絶無此體詩道之不復冝矣且詩餘李白始為之至宋而甚盛秦少游柳耆卿輩尤稱作者如子瞻尚有以詩為詞之誚何也

何允朗云樂府以揚厲為工詩餘以婉麗為美王世貞云擬古樂府務尋本色一涉議論便是鬼道又云唐人詞集曰蘭畹盖取其香而弱也余謂一涉議論便是鬼道凡詩皆然不但樂府而已

兖山堂外記云揚用脩所著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揚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余謂以中華之人音調不相諧况我國乎頃世惟申光漢作小詞尹春年爲樂音稿自謂能解聲律而今觀其詞語不雅寧望其音調之諧合乎

古詩

驪駒逸詩篇名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又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蓋驪駒者將歸之歌故客欲去歌之也客無庸

歸疑亦逸詩

栢梁聯句中宗正劉安國曰宗室廣大日益滋左馮翊減宣曰三輔盜賊天下危其語甚朴而亦各言志也郭舍人一句曰齧妃女脣甘如飴滛褻無禮甚矣而不加罪亦何也

尧山堂外記蘇武使匈奴時作詩留別妻曰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云云審其詩意則此言似然而古詩類苑等書皆作蘇武別李陵詩恐不是

漢辛延年詩曰絲繩提玉壺古樂府曰青絲繫玉壺李白詩玉壺繫青絲岑參詩曰絲繩玉壺爲君提

盖古者以青絲繩繫壺故也又古樂府曰青絲繫
馬尾又青絲爲籠係又賚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
則非獨繫壺而已

王嬙字昭君晉避文帝諱改明君亦曰明妃石崇作
明妃曲略曰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淩
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茍生茍生亦
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
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
華不足歡甘與腐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其詞婉轉曲盡情意後之爲此曲者皆莫能及如

王介甫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適意無南北固不是道也高麗安軸詩云將身已與胡兒老惟恐紅顏凋不早意亦好矣

選詩云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懽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按被中著緜長相思乃綿綿不絕之意被四邊綴以絲縷故曰結不解

張華詩曰昔邪生戶牖梁簡文帝詩曰依簷映昔邪　按酉陽襍俎在屋曰昔邪在墻曰垣衣岩實曰石髮在水曰陟釐松上衣曰艾納本草瓦衣謂之屋遊亦曰瓦松　按韻書邪音斜魏明帝詩曰宿屋邪

草生亦此也

左太冲嬌女詩曰衣被皆重池宋子京詩曰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按侯鯖録以為今人被頭別施帛為緣者為被池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按山海經刑天獸名好啣干戚而舞諸本或作形夭無千歳五字皆錯乃知古書如此訛誤處多矣

淵明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盖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陸放翁以為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

陶淵明詩曰翩翩三青鳥騄賓王詩曰三鳥聯翩報消息李白詩曰婉孌三青禽按漢武故事云三青鳥如烏夾侍王母傍又大人賦註張揖曰三足青鳥也其說不同

陶潛乞食詩曰饑火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末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蘇東坡以爲淵明得一食至欲冥謝主人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余謂陶公瓶石屢空不以介意而覩此詩語有行乞可憐之色殊可疑也

陶淵明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曰雍

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盖二子同歲生也按淵明
與子疏曰汝等雖非同生云云知五子非一母也
又曰汝輩家貧每役柴水之勞顔府云梁王秀嘆
允亮孫作里司辟爲西曹盖里司如今里正允亮
子孫之不振豈以貧窶失學故歟

謝玄暉鼓吹曲䟽笳翼高盖疊鼓送華輈李善註徐
引聲謂之䟽小擊鼓謂之疊岑參凱歌鳴笳擂鼓
擁回軍楊慎曰急引聲謂之鳴疾擊鼓謂之擂䟽
笳疊鼓吉行之文儀也鳴笳擂鼓師行之武備也
詩人用字不苟如此

謝朓詩雲去蒼梧野李白詩望雲知蒼梧又白雲愁色滿蒼梧按李白註曰歸藏啓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詩語盖以此也

玉臺新詠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李白詩七十紫鴛鴦孟郊詩花開七十有二行其謂七十二云者何義也或謂四氣有七十二候五行四時各旺七十二日疑取義於此也莊子云孔子治詩書以奸七十二君管子言封禪者七十二君又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列仙高士隱逸等傳皆七十二人此則倣而為之歟

木蘭詞曰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今漢語謂同行者為火伴盖言其同炊爨也

顔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按麾是麾去之義杜樊川乃云欲把一麾江海去誤矣

孫綽詩碧玉破瓜年呂洞賓詩功成當在破瓜年按小說以破瓜為二八是也

梁柳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遂有名嗚呼今世之有王融難矣車天輅每喜使此語盖有所感焉爾

梁曹景宗武人也而競病韻一作為古今絶唱按宋

沈慶之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而對上乞致仕詩曰衰朽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其辭甚佳蓋中朝人以言語爲文字故能如此

衆人詩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按刺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云云銅鞮韻書曰晉宮名此則似是地名

古詩障日錦屠蘇按晉太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障日童謠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此也杜詩走置錦屠蘇註屋名恐不是蓋屠蘇有數義與此義不同耳

庾信夏日詩曰早菱生軟角劉禹錫採菱行註武陵

俗每秋女郎盛遊于馬湖採菱以御客云盖至秋
而菱角成熟可採也我國白光勳採菱曲曰相邀
渡口採菱去菱葉初生荇葉青李達詩曰南湖菱
角已成刺三月行人歸未歸此两作皆誤

庾肩吾詩千金登禹膳萬壽獻堯鍾唐李乂詩水堂
開禹膳山閣獻堯鍾乃全用庾語也禹膳盖言水
族耳

玉臺新詠蕭子範詩落花徒入户何解妾床空唐詩
曰飛花入户笑床空庾肩吾詩不及銜泥燕從来
相逐飛唐詩曰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

飛劉孝綽詩不見青絲騎空勞紅粉粧李白詩曰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古人蹈襲乃爾

古詩曰度曲翠眉低按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沈佺期詩云度舞䁥成行製度舞字亦與度曲一義也

古詩云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闕杜詩曰闕月未生天按禮運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註望而盈晦而死也然則闕月晦時也白樂天詩曰微月初三夜微月乃指初月尒

江總詩傳聞合浦葉遠送洛陽飛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按文州紀合浦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漢時有謂此休徵當出王者遺人伐樹云

古詩類苑載江總詩云心逐南雲逝身隨北鴈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見山堂外紀亦言江總自長安歸楊州九日賦云而唐詩品彙以此為許敬宗詩誤矣又杜詩集中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唐詩品彙以為張祐作此則似是

尹式詩曰愁髮含霜白衰顏倚酒紅杜詩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谷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樂天云鬢爲愁先白顏因醉後頳陳后山云鬢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此詩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者我朝盧守慎詩鬢爲憂時白顏因嗜酒酡乃全襲樂天而揆韻書酡醉顏也酡字下得無意味

古詩紀載無名氏詩曰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按崔瓊云此詩作於大業末年上二句指煬帝巡遊無

度而倭人播其威福下句謂民財窮窘而望其返
國也余意以為首句喻其盛第二句喻其亂柳條
折盡以下喻國亡而君不得歸也

唐詩

虞世南詩全兵值月滿賀朝清詩朔胡乘月寇邊城
張九齡詩候月期戡翦按綱目註胡人用兵以月
為候月滿則入寇月虧則退此也
楊炯詩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按張華得劍以華
陰赤土拭之倍益光明云流星劍名烏號弓也按
柘樹枝勁而長烏集將飛枝彈烏烏乃號呼因以

柘為弓名烏號淮南子云烏號之柘是也又黃帝
　上昇百姓抱弓而號故名
楊烱詩夜玉粧車軸秋金鑄馬鞭未詳出處夜玉疑
　即夜光之璧秋金秋屬西方白色盖謂白金也
王子安詩曰海内存知巳天涯若比隣比作去聲而
　杜詩云不教鵝鴨惱比隣後人因此多作平聲用
　然按周禮五家為比乃去聲
王勃道觀詩曰玉笈三山託金箱五嶽圖按漢武内
　傳西王母授帝以瓊笈紫書及五嶽真形圖云云
　詩語盖用此而改瓊為玉耳

王勃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唐汝詢以為此慨繁華易盡而言滕王珮玉鳴鑾之地歌舞既罷簾棟蕭條雲雨往來也余謂此解似是但恐不成語耳

盧照鄰詩岩枝落帝桑按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赤理青華名曰帝女之桑是也

駱賓王詩云地圯望星樓按爾雅陬隅高者曰圯然則此非圯毁之義又韻書圯音怡平聲土橋也張良授書圯上是也與爾雅音訓不同

駱賓王詩曰寶琴調中婦金罍引上賓又曰中婦鳳

樓寔按古樂府有三婦艶詞云大婦縫初切中婦
管方吹小婦多姿態含笑逼清卮盖用此也
駱賓王詩曰龍雲玉葉上鶴雪瑞花新按天文志越
雲如龍雪詩云雨稀雪葉斷鶴言雪色也雪為豊
年之瑞故曰瑞花
駱賓王詠美人云眉頭畫月新又寫月圖黄罷畫
眉之㨾也樊川詩娟娟却月眉章碣詩眉月連娟
恨不開又两痕彎月眉邊照是也
沈佺期安樂公主新宅詩曰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
不讓飲龍川按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疊

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上句盖比岐山也下句按史記秦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長六十餘里云云盖用此也

沈佺期從葬香山寺詩曰旃檀曉閣金輿度鸚鵡晴林采毦分按旃檀香木名出佛經毦當作毦音餌韻書云毦績羽爲衣一曰兜鍪上飾鸚鵡睛林按佛經菩薩爲鸚鵡王徒衆三千高麗崔洪滄文云鸚鵡園中摘盡釋林之勝果是也

沈佺期白鶴寺詩曰青雲起鴈堂韻書云毗舍尼爲佛作堂形如鴈字又鴈塔西域記云昔比丘見一

鴈投下自殞乃瘞鴈建塔語本于此

沈佺期詩曰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按平仲木名

唐詩云自然衣帶緩非是為腰身腰身二字未知出處後考玉臺新詠有曰袖小稱腰身又曰秋來應瘦盡偏自着腰身蓋出於此

靈隱寺詩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按小說杭州靈隱山八月十五夜嘗有月中桂子落寺僧拾得之云白樂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是也

宋之問詩紺宇臨天室回鑾指帝休按莊子支離叔

觀於崐崘之墟黃帝之所休蓋用此也又山海經
曰少室山有木名帝休黃花黒實服之不愁
宋之問傷曹娘詩曰獨憐脂粉氣猶著舞衣中杜審
言傷美人詩曰應憐脂粉氣猶著舞衣中其句相
犯而只換著一字不及宋矣
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灾白樂天禽虫詩
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余
幼時見千字文註冶長聞鳥雀語曰有肥肉冶長
往視有死人尸遂誣冶長為殺人云云而未能詳
記今不復見此書矣按稗史引論語䟽冶長辨鳥

崔語曰車覆粟相呼共啄驗之果然與此似異

宋之問詩曰嶺外音書斷經冬又涉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余三赴京於還途每誦此詩未嘗不稱妙也

宋之問詩馬上逢寒食綠樹秦京道臥病人事絶王維詩萬里春歸盡李義山詩遠客坐長夜皆本律詩而唐音截作絶句何耶

唐詩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遶南山作壽杯遶今本作近字誤

唐詩曰更教明月照流黃按此流黃竹扉名又詩曰

愁思流黃機說郛謂黃之間色為流黃古今詩家
喜使之
喬知之詩曰草綠鴛鴦殿花紅翡翠樓按李白詩水
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又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
鴦蓋出於喬矣
李適興慶池戲競渡應制詩曰悪舸争標排荇度輕
帆截浦觸荷來按齊景公造蓮舟令宮人以舟為
鬪謂之競渡是也又荊楚俗以屈原端午日死於
汨羅為競渡以救之云
李嶠詩云天酒酌榴花又榴花養太和駱賓王文云

泛榴花于祖道按榴花言消色小說所謂唐人以
紅酒為尚是矣
李嶠詩云西北雲膚起東南雨足來雨足猶言雨脚
詩家多用之雲膚公羊傳泰山之雲膚寸而合豈
用此耶又李白詩云日足森海嶠日足亦猶日脚
韋元旦送金城公主適西番詩國命錦車傳李嶠詩
絲言命錦輪唐遠怨詩驪駒送錦輪按漢書西域
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為烏孫公主侍者使之乘
錦車持節和戎而歸詩意以此又郎士元送楊中
丞和番詩曰錦車登隴日盖以和番故用錦車而

用之於此則似未穩

蔡毋潛詩塔影掛清漢鍾聲和白雲文苑英華作鍾聲和白雲王沂以和字為是余不敢信

韋承慶南中詠鴈詩曰萬里人南去三春鴈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解者曰思歸不得故羨鴈之北飛爾者指鴈而言然則品彙以此作別弟詩非矣

盧僎詩曰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奚歸人此言下第而歸為花鳥所嘲奚著一奚字而無聊困頓之狀可掬妙甚妙甚但三朝楚之

朝字似未穩

唐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按杜韋娘曲名

郭元振詩風吹大夫樹露下將軍欒按李益大黃號將軍令俗亦呼為將軍草是也大夫樹盖指松耳

劉希夷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學舞衣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李義山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又陰鏗詩云鸎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老杜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此等詩語盖皆相襲而互有優劣

陳子昂詩曰鴟鴞悲東國麋鹿泣姑蘇上句言周公

居東作鴟鴞之詩而悲也下句言子胥以麋鹿將
遊姑蘇而泣諫也若看作麋鹿泣則誤矣
龍種有數義陳子昂詩曰龍種生南嶺孤翠欝亭亭
此指脩竹而言杜詩曰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
與常人殊此指王孫而言又北史吐谷渾青海中
有小山牝馬生駒日行千里號為龍種杜詩曰始
知神龍別有種此也
唐詩曰孝笋能抽帝女枝孝笋用庾信孝笋生庭之
語而帝女枝盖指斑竹耳
孟浩然詩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昔刻本脫就字

或以為醉為賞為汎為對終不得的字是知就字
妙矣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
蓋用此也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按小說唐人與
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顏府云家慶謂父母俱
存蓋猶今言具慶也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明皇以為朕未嘗棄卿也李
白贈浩然詩乃曰紅顏棄軒冕浩然本布衣未嘗
棄官來隱則棄字未穩

王維詩曰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青苔色欲

上人衣來又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孟浩然詩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皆佳作而不載本集可惜孟詩主於恬淡而讀王維雲氣生衣之句令人飄〻有凌雲想

王維詩曰隱囊紗帽坐彈碁按稗史晉以後尚清談作麈尾隱囊之制今不可知而顏氏家訓云梁朝貴遊子弟坐方褥憑斑絲隱囊楊慎曰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王世貞曰古字隱作穩起此穩囊也

王維老將行衛青不敗由天幸按史記軍亦有天幸

未嘗困絶乃霍去病事而今曰衛青恐誤又恥令越甲鳴吾君按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盖用此也

王維賜百官櫻桃詩曰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按本草云櫻桃食之令人熱是也

王維金屑泉詩曰日飲金屑泉少當千餘歲翠鳳翊文螭羽節朝玉帝盖維在輞川日飲是泉而不能千餘歲且不能朝玉帝而朝于祿山受偽官僅免一死以卒其效果安在哉

王維詩為客黄金盡還家白髮新宋唐子西云桂玉黄金盡風塵白髮新高麗鄭圃隱效之曰遊說黄金盡思歸白髮生此二詩皆不及王維為有味乃優劣之辨也

王維詩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山谷用之曰幄中已斷匈奴臂軍前更飲月支頭只換幄中軍前四字而優劣判矣山谷詩又曰歸鞍懸月支則尤不成語矣

王維詩絳幘雞人報曉籌按周禮雞人掌夜呼朝吁事文玉屑云雞人告人明時者取象於雞也又王

洙云絳幘雞人朱冠以象雞李義山詩無復雞人報曉籌乃全襲王作矣

王維漆園詩曰昔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按莊周為漆園吏詩意盖謂莊周非傲世之人本無經世之才偶從末宦逍遥於漆園中也

王維別崔九詩曰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詩意盖欲其不待花發而早歸也尹同知暉赴京時九月見桂花正開花細如粒雪云所謂花如霰是矣或以為寒山子詩飛花飄似霰此乃言花之落也亦

知孰是按醫鑑桂於三四月生花王維詩曰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此也又楊升庵集云春華秋英曰桂秋花者乃岩桂耳王維問春桂詩曰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丘冊詩曰秋風桂花發此也然則尹公所見蓋即所謂岩桂也

王維老將行曰今日垂楊生左肘按莊子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俄而柳生其左肘蓋用此也但口義云柳瘍也今曰垂楊恐未妥須世洪志誠乃謂左臂不收如垂楊之無力也蓋是臆見可笑

王維詩曰尚衣方進翠雲裘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

註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始衣之也觀賈至諸
作皆是春候則此詩失之矣翠雲裘本出宋玉賦
尚衣盖宮中女官名李達宮詞曰宮女催呼進尚
衣謬誤可笑

王維遊感化寺詩曰鴈王啣果獻鹿女踏花行按佛
經五百鴈爲群侶鴈王爲獵師捕得云云西域記
麋鹿感生女子履迹皆有蓮花又天竺沙門智伽
有群鳥啣果來投云盖以寺名感化故用之

王昌齡遊方丈寺詩曰香帔稻畦成又王維着飯僧
詩曰裁衣學水田楊升庵集云稻畦帔水田衣皆

架裟名蓋出此也

王昌齡春宮詩曰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詳其詩意則乃宮中夜宴至於月高而歌舞得寵者以春寒而賜袍也

王昌齡西宮春怨詩斜抱雲和深見月朧々樹色隱昭陽唐詩解云班婕妤在長信其宮在西故曰西宮余按漢書長秋皇后宮名在西秋之象也趙飛燕為皇后失寵而其弟居昭陽宮此謂西宮指飛燕非班婕妤也周禮雲和之琴瑟註雲和地名雍

此良材飛燕善鼓琴故云深見月言宮殿深邃之
意亦怨辭

王昌齡詩云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王
世貞以此詩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佳甚

王昌齡采蓮曲曰吳姬越艶楚王妃爭弄蓮花水濕
衣盖以采蓮之戲盛於三國故槩稱之越豔與吳
歈楚艶之艶其義不同

唐詩曰幽徑還生拔心草按卷施草拔心不死故名
施一作葹李白詩曰贈君卷施草心斷竟何言註
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詩所謂卷耳是也

李白尋雍尊師隱居詩曰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
註青牛花葉上青虫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余謂
青牛盖用老子事以尊師隱居不出故青牛閑卧
也註說誤矣于鵠贈王尊師詩青牛眠樹影白犬
吠猿聲亦此意

李白詩北落明星動光彩按馬史北落師門一星在
羽林西明則軍安微弱則兵起金火守有兵爲虜
犯塞云事文玉屑曰北落壁壘星也

李白詩縱使俠骨香不慙世上英使疑作死字按張
華詩云死聞俠骨香盖用此而王維詩亦曰縱死

猶聞俠骨香

李白詩木蘭之枻沙棠舟按古書曰魯班用木蘭造舟又漢成帝與飛燕戲太液池以沙棠作舟小説云沙棠木名在崐崙黃花赤實爲舟不沉食其實不溺是也

李白別東林寺僧詩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遠廬山僧惠遠也乃用虎溪三笑事以譬之今人或有以遠近觀之者可笑

李白哭晁卿詩曰日本晁卿辭帝都雲帆一片遶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細味此詩

明月不帰沉碧海云則疑晁卿溺海不返耳按晁卿即朝臣唐書長安元年日本遣朝臣貢方物朝臣好學能屬文請從諸儒授經拜司膳員外郎云王維亦有送晁監還日本律詩及序盖職為卿監故曰晁卿晁監

李白烏夜啼詩有曰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窓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又曰城烏獨宿夜空啼按古書曰烏失雌雄則夜啼詩意盖以此也

李白詩曰天子九〻八十一萬歲〻〻長傾萬壽杯

按混元聖紀云太上生後八十一萬歲乃生一氣詩語本此

李白峨眉山月歌曰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淸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唐汝詢云君者指月而言三峽之間天狹如線半輪亦不復覩故下渝州以求見之未知是否余謂此詩古今人所膾炙而峨眉山平羌江淸溪三峽渝州未免重疊著後人爲之豈不指以爲疵乎

李白詩曰就東山賖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按泉明即淵明唐人避高祖諱改淵爲泉韓翃詩聞道泉

明居止近籃輿相訪會淹留亦此也

李白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又耐可乘流直上天耐可韻府曰猶言如何可也或云耐古能字通用猶言可能也

李白詩云獨酌陶永夕註爾雅曰陶喜也陶潛詩云濁酒且自陶謝惠連詩漾舟陶嘉月選文云尹班陶〻於永夕盖用此也

李白詩抱琴出深竹爲我彈鵾鷄註鵾鷄曲名按琵琶絃用鵾鷄筋庾信詩曰一曲鵾鷄絃是也蜀都賦云巴姬彈絃李白詩亦云彈絃醉金罍以此觀

之彈鵾鷄即絃也非曲名也

李白詩云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註陳琳檄曰雨絶于天王粲詩曰一別如雨言如雨之降而不還也獨孤及詩曰荏苒成雨別亦此也

李白樂府曰鷫鸘搜羨酒舞衣罷雕龍註雕龍舞衣上之雕畫龍文也余謂此詩押東韻不應通押而註說亦太曲龍作櫳似是

李白詩云東風日本至白雉越裳來按十洲記漢武時月氏使者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云云三才圖會日本國東北至

毛人國界東南至東女國界南至琉球國界西南至福建界西北至朝鮮國界北至月氏國界月氏盖東北方國也但漢書匈奴破月氏王又張騫使月氏通典云大月氏國在大宛西又有小月氏國皆西域國名與此恐不同月氏或作月支

李白詩曰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唐汝詢言不見其人而聞其聲故曰暗滿洛城言其聲之遠也按汝詢明人五歲盲而能强記作唐詩觧其曰不見其人而聞其聲者真自得之言也

李白清平調詞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

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按唐詩解云明皇於武妃薨後見雲而想其衣裳見花而想其貌當春風滴露之際良不勝情矣若此之女非群玉之王母即瑤臺之佚妃人間豈易覯乎謂未得太真時也余謂此乃賛美貴妃之辭想者疑其似也言貴妃之衣裳似雲容似花而如春露方濃也下句比諸仙女非人間之所有云爾

李白清平詞曰一枝濃艶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唐汝詢云貴妃容色如花覺襄王雲雨之夢為徒勞也或者以

枉斷腸屬壽王恐非李白本意又稗說云倚者賴也謂趙后專寵漢宮只賴脂粉耳余謂倚猶恃也如古詩依倚將軍勢之倚盖言其倚恃粧粉而矜夸自得之意李詩又曰自倚顏如花其義亦同

李白詩月化五白龍翻飛上青天未知所謂盖其時謡讖之言高麗李百順漁陽詩云只因欲奪鷄頭肉豈是爭為月化龍乃出於此鷄頭肉按太真中酒衣褪微露乳帝捫之曰軟温新剝鷄頭肉禄山在傍曰滑膩凝如塞上酥亦用此也

李白詩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盖謂荷花發於菡

萏也按芙蕖其葉爲荷其莖爲茄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其實爲蓮其根爲藕其中爲菂菂中有青爲薏芙蕖乃總名

李白贈嵩山焦鍊師詩曰三花明素烟按漢時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種嵩山下一年三花邢居實詩頭巾好掛三花樹盖亦指嵩山而言又仙經曰崑崙山西北有龍池上有三花樹亦曰三珠樹

李白詩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余常喜誦之然梁簡文帝詩云郎今欲渡畏風波乃知出於此也

李白蜀道難唐詩觧以為玄宗幸蜀太白作此詩首言蜀道之難非天子所宜幸末言蜀中險惡非王者所宜居盖欲乘輿速返耳余謂此言似得按李白劍閣賦曰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来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歎息亦此意也本註所云為子美在蜀而作者恐非是

李白詩曰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盖五月是採蓮之時也白光勲詞云江南採蓮女江水拍山流蓮短不出水櫂歌春正愁盖蓮未出水則非採蓮之時可謂謬矣

虞世南詩垂肩嚲袖太憨生李白詩爲問如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劉滄詩月高風定苦吟生按崔浩愛吟詠一日病起友人戲曰子非病乃苦吟詩瘦蓋用此也 生字語録如好生怎生甚生之類佛家言太俗生可憐生亦同義

李白詩曰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註步虛詞有碧落空歌按唐人詩中多用之如空歌迥易分紫府空歌碧落寒蓋猶言空中之樂也

李白詩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海動山傾古月摧古月未詳出處或謂胡之破字云按晉書劉

聰記曰月為胡王又苻堅記曰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

李白詩曰出門妻子强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来時倘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按不下機乃蘇秦妻事直謂蘇秦不下機則未穩

李白廬山瀑布詩曰初驚銀漢落又曰疑是銀河落九天盖善形容矣陳摶詩曰銀河瀉落翠光冷石曼卿詩玉虹垂地色銀漢落天聲皆襲李詩也我朝鄭順朋有朴淵瀑布詩云長恨當年李謫仙一生廬岳眼終偏瓊詞錯譬銀河落更把何言賦朴

淵車天輅詩云晴虹倒掛潭心黒白練斜分石骨青雖不用銀河二字而晴虹白練亦古語也

李白詩曰鷄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註海色曉色也一曰海色日出之光也李攀龍詩海色秋高日觀峯是也

李白妾薄命詩曰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按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不可食食之斷腸

李白詩鳳笙龍管行相催按列仙傳周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古文云聞鳳吹於洛浦唐詩云鳳吹[illegible]如隔彩霞皆謂笙也李白詩又曰雙吹紫鸞笙蓋以

鳳為鸞耳又列仙傳簫史善吹簫作鳳鳴後與美玉隨鳳飛去故曰鳳簫然則許渾緱山廟詩曰玉簫清轉鶴徘徊又曰緱山住近吹簫廟此簫字恐謬用矣

李白詩東窗綠玉樹定長三五枝又曰手持綠玉杖按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淮南子曰崐崘山有碧玉樹是也王貞白詩曰露香紅玉樹亦有所攄耶

李白綠水曲詩曰綠水明秋月按綠水古琴操名淮南子云手會綠水之趣嵇康琴賦云初涉綠水沈

佺期詩云歌聲隨綠水是也

李白詩宅近青山同謝朓按堯山堂外紀謝朓愛青山之勝築室山南青山乃山名也又曰李白至牛渚磯愛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遂葬山麓此也

李白詩曰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按說郛云北方有白鴈秋深則來謂之霜信杜詩故國霜前白鴈來是矣蓋謂鴈來而書信不傳也

天子呼來不上船乃李白實事所謂龍舟移棹晩此也古文大全註以衣紐爲船泠齋夜話亦云襟紐是也可笑

李頎送盧員外詩曰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
仙郎上句蓋古者太史掌天文曆象故言下句題
柱或疑用司馬相如事非矣按漢田鳳爲尚書郎
容儀端直靈帝目送之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
郎錢起和王員外詩題柱盛名兼絶唱風流誰繼
漢田郎此也
岑參詩曰逐虜西踰海平胡北到天又走馬西來欲
到天天蓋指天山也老杜送人從軍詩陽關已近
天吕溫受降城碑序曰東極于海西窮于天是也
老杜別賛上人詩曰揚枝晨在手東坡詞曰盆水青

揚枝按佛書晨嚼齒木註揚枝淨齒也又隋書云
真臘國人每朝澡洗以揚枝淨齒讀誦經呪今俗
呼齒木為揚枝疑以此也或謂術家以揚枝灑水
云恐不然

杜詩燈前細雨簷花落按徐穉與陳蕃書曰簷花細
雨豈不顧承一夕教云云蓋用此也

劉長卿題賈誼宅詩曰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
日斜時乃用賈誼賦主人將去庚子日斜之語讀
之可喜